

# 香港中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態度

張本楠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由於香港政府積極倡導「兩文三語」的語文政策，大力推行普通話，使普通話在香港初等和中學教育中得以長足發展，與廣州話和英語鼎足而立，成為香港基礎語文教育的重要成果之一。2004年3月，本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對香港6所中學的437位在校學生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目的是了解在回歸七年之後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的香港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調查發現，截至調查時為止，對學習普通話持有清晰的正面態度的香港中學生不足一半；對學習普通話持明確負面態度的中學生約佔學生人數的一成半；另有約四成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猶豫態度。此外，調查結果還顯示，從中國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比較複雜和不穩定。這些新移民學生雖然有比較好的普通話基礎，但卻有超過半數的人由於擔心說普通話會受社會歧視而對學習普通話抱有一定的抗拒心理。

## 前言

### 研究背景

1997年，香港結束了英國百多年的殖民統治，回歸中國。這一歷史性的轉變深深影響著香港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中、小學的語文教育。普通話作為中國內地的官方語言，1997年之後在香港初等和中學語言教育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與廣州話和英語鼎足而立，成為香港「兩文三語」

教育實踐的重要成果。目前，香港絕大多數小學和中學都開設了普通話科，有的學校甚至嘗試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教授中文及其他科目。

香港回歸中國已近十年，普通話教育在香港的長足發展有目共睹。在這個大背景之下，香港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究竟如何呢？這是本研究的出發點。

## 相關的研究

自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隨著香港社會急遽發展，中學生的語言態度（linguistic attitude）成為教育研究者關注的熱點之一，與之相關的調查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亦相繼出現。然而，這些研究大都集中於中學生對學習英語的態度，尤其側重研究中學生對英語的態度及其英語學習成績的關係，甚少涉及普通話。在這方面比較重要的調查研究有 Fu（1975）、Fu, Pierson, Cheung, Lee, & Lee（1985）、Gran（1988）、Lin, Detaramani, Yeung, & Wong（1991）、Lyczak, Fu, & Ho（1976）、Pennington & Yue（1993）、Pierson, Fu, & Lee（1980）等等。

涉及香港人對普通話態度的調查研究亦偶有所見，例如：張日昇（1987），傅建雄（2001），傅建雄、何國祥（1995）等。張日昇（1987）調查了香港 1,472 位在職成年人學習普通話的動機，其中涉及到對普通話的態度；傅建雄、何國祥（1995）調查了 274 位在職中小學教師對「說普通話群體」的態度；傅建雄（2001）則調查了 251 位在香港教育學院修讀教育文憑課程的「準普通話教師」對普通話的學習動機。遺憾的是，這些研究都只以成年人為對象。針對香港中學生對普通話態度的研究，筆者至今尚未得見。不過，在為數不多的中學生語言態度綜合調查研究中，有時也順帶涉及一些中學生對普通話的態度，例如Lai（2002）。

總之，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雖然普通話課程在香港中學和小學得到了極大且普及的發展（見 Zhang & Yang, 2004），但是，學生——特別是具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可以說至今尚未為人所知。

## 文獻探討

在開始正文之前，有必要簡單討論一下「語言態度」這個常用術語。人們發現，要給這個看似簡單的術語下一個適當的定義並非易事。而且，由於不同研究者對「語言態度」持有不同的定義，更增添了人們的困惑。大致來說，有的研究者對「語言態度」持有比較寬泛和一般性的理解，例如 Henerson, Morris, & Fitz-Gibbon (1987)；有的則持有比較狹窄或更專門的定義，例如 Eagly & Chaiken (1993)。雖然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於探討「語言態度」的細節，但是本文傾向於在比較嚴格的意義上使用「語言態度」這個術語，其意義大致如 Eagly & Chaiken (1993) 所說，指人們對於某種語言的正面或負面的一般性「心理趨向」(psychological tendency) (p. 3)。

一個人對某種語言的「態度」，有時與他學習該種語言的「動機」(motivation) 難解難分。在一些文獻或研究中，這兩個術語甚至可以交替使用。本文亦不能對這兩個彼此相關的術語作深入的探討，僅依 Pierson & Fu (1982) 及 Pierson (1987) 的意見，將「態度」視為一個人對特定語言和文化的心理「意向」(dispositions) 或「感受」(feelings)，粗略地區別於「動機」——即促使一個人採取特定行為或方式的心理因素。是次調查雖然以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為主，但是其中亦研究中學生對普通話的學習動機，即試圖了解和說明語言態度背後的原因。

## 研究設計與過程

###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有兩個相互關聯的研究目的：

1. 調查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中學生對學習和使用普通話的態度；
2. 探究目前香港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態度的主要成因。

## 研究方法

基於不同的理論和目的，研究者使用了多種方法來探討人們的語言態度。根據 Garrett, Coupland, & Williams (2003) 的歸納，對語言態度的研究方法大致可分為兩類：直接的研究方法和間接的研究方法。在直接的研究方法當中，最常見的是直接問卷調查法。這種方法是請接受調查者以書面方式回答一系列與研究目的直接相關的問題。前文提到的 Fu (1975)、Pierson et al. (1980) 等都主要使用了這種方法。至於間接的研究方法則種類繁多，其中以「語言配對」(matched-guise technique) 的方法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最為流行。例如前文提到的 Lyczak et al. (1976) 和傅健雄、何國祥 (1995) 等都使用了這種方法。「語言配對」的方法是 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由 Lambert 等人創立的，後來被廣泛應用於對語言態度的研究之中(見 Giles & Coupland, 1991)。與直接問卷調查法不同，「語言配對」的方法要求被研究者先收聽特別錄製的錄音，然後再以書面形式回答對「錄音中說話者」的「感受」。關鍵之處在於，這個錄音是由同一個人用兩種不同的語言讀出的。錄音者必須是一位能操雙語的人士，而且所操的兩種語言聽上去都必須像是由母語者說出的那樣。由於被研究者在收聽錄音時，並不知道錄音中的兩種語言實際上是由同一個人讀出的，反而以為錄音中的不同語言是由兩個不同母語的人士說出，所以在回答對「錄音中說話者」的感受時，便有可能顯示出被研究者對「不同語言群體」的心理接受態度。

以上兩種研究方法各有利弊，互存長短。就其主要弊端而言，直接問卷的方式始終不能擺脫受到這樣的質疑：「自我報告」(self-reporting) 式的問卷回答方法是否能夠反映出接受調查者的真實態度？特別是當涉及非常個人或帶有社會傾向的問題時，這種質疑便更加有力。「語言配對」的方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彌補直接問卷之不足，但很明顯，錄音(特別是同一內容的兩種不同語言版本的朗讀錄音)與現實生活中帶有實際功能的真實語言相距甚遠。對這種錄音的「感受」到底有多少價值，同樣值得懷疑。

本調查所使用的方法屬於前一種，即直接問卷調查法。研究者普遍認為由於這種方法適合於同時調查比較多的對象，因此能了解研究對象的一般語言態度。同時，這種方法還具有方便統計和容易解釋等優點。不過，為了克服傳統直接問卷方法的不足，本調查除了使用「直接問題」的方式外，還使用了某些「間接問題」的方式。所謂「直接問題」，是指與調查目的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如「你是否喜歡學好普通話」（問卷第二和第三部分）；所謂「間接問題」，則指與「接受性感受」（*perception*）有關的問題，例如「如果見到兩位香港人在地鐵中試用普通話交談，你會有甚麼感覺」（問卷第四部分）。

在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使用獲研究者廣泛採用的「萊克評量法」（*Likert scale*）。亦即，使用一系列彼此相關的「意見陳述」（*statements*），每一意見陳述之後跟有六個供選擇的方格：1 表示對陳述的意見「完全同意」，6 表示對陳述的意見「十分反對」；1 至 3 表示同意的程度遞減，4 至 6 表示不同意的程度遞增。需要說明的是，在「同意」和「不同意」之間，問卷不設中間選擇，即 3 為最低限度的「同意」，4 為最低限度的「反對」。

##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隨機抽樣方法，調查了 437 位目前在校的香港中學生。這些學生的年齡介乎 12 至 17 歲之間。其中 137 人是中一學生，300 人是中二學生。男性 226 人，女性 210 人，有一人未填寫自己的性別。學生來自香港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 6 所中學，其中 5 所是中文中學，1 所是英文中學。

359 人自報出生於香港，佔接受調查學生的 82.2%；74 人自報出生於內地的廣東省和福建省，佔 16.9%；另有 4 人未填寫出生地點。在非香港出生的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4%）在 7 歲或之前即來到香港；有 32% 是在 8–12 歲時來香港；13% 是在 13 歲或之後移居香港。

據報告，有 428 位學生在家中使用廣州話，佔接受調查學生總數的 98%。另有 3 位學生在家中使用普通話，有 1 位學生在家中使用閩南話，有 5 位學生報稱在家中使用其他語言。

至於學習普通話時間的長短，根據問卷所寫，有 46 人只學習過一年普通話，78 人學習過兩年，145 人學習過 3 年，40 人學習過 4 年，51 人學習過 5 年，59 人學習普通話的時間超過 6 年。大致說來，學習普通話時間三年或以上的學生佔 67.5%，只學過一至兩年的學生佔 28.4%。這種學習指的是在學校的正規性學習。另有 18 位學生未填寫學習普通話的時間。

## 調查過程

這次調查在 2004 年 3 月進行。調查得到 6 所學校校長的支持和協助，其中兩所學校的校長曾要求在調查之前閱讀問卷內容。調查是在學校常規普通話課之後進行的。接受調查的學生清楚知道調查目的，並且了解到需如實填寫，但毋須在問卷上寫出自己的名字。問卷在學生填寫之後即時收回。沒有學生拒絕填寫問卷。

問卷以淺白的中文編訂，共 4 頁。相信接受調查的學生在閱讀和理解問卷上不會有問題。

調查資料以 SPSS 電腦程式統計。主要參考的數據是根據變異數所得出的平均值（means）和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 調查結果及討論

調查問卷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調查學生的語言背景，其主要統計結果已於上文「調查對象」一節中簡要列出。接下來的三個部分，分別調查（1）中學生對於學習普通話的態度（問卷第二部分），（2）中學生對於使用普通話的態度（問卷第三部分），和（3）中學生對於說普通話人士的觀感（問卷第四部分）。爲了在有限的篇幅中使本文的內容更加集中，下文只就問卷第二部分（即中學生對於學習普通話的態度）報告

調查結果及作簡要分析，至於第三和第四部分的調查結果容待另文報告。

問卷的第二部分由三個主要問題（其實是三個意見陳述）所組成。這三個問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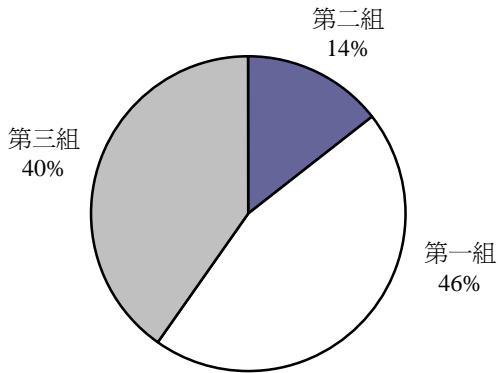
1. 我想學好普通話。
2. 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
3. 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

在「我想學好普通話」問題之後跟隨著「完全同意」至「十分反對」六個選擇方格，並附有一項註釋：「如果你選擇了 4、5 或 6 格，表示你不想學好普通話，即請直接回答第三題。」由於在「同意」和「反對」之間沒有中間選擇，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學生選擇了 1、2 或 3 格，即說明這個學生「想學好普通話」，雖然可能有程度上的不同。那麼，他或她接著便可以答第二題「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並且不需要回答第三題「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同樣，如果一個學生在回答第一題時選擇了 4、5 或 6 格，即說明這位學生「不想學好普通話」。那麼，第二題（「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對他或她沒有意義，於是，這個學生可以跳過第二題，直接回答第三題「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

### 三組學生

調查結果出現三組學生。第一組學生選擇了第一題的 1 至 3 格（表示「我想學好普通話」），並且回答了第二題「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第二組學生選擇了第一題的 4 至 6 格（表示「我不想學好普通話」），並且回答了第三題「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調查中還出現了第三組學生，他們沒有回答第一題，卻同時回答了第二題和第三題。

以上三組學生的人數和比例是：第一組 196 人，佔 46%；第二組 62 人，佔 14%；第三組 175 人，佔 40%。另有 4 人未回答本部分的問題。三組人數比例見下圖：



一般來說，可以認為第一組學生對於學習普通話持有正面的態度，他們清楚表示了自己對學習普通話有興趣；第二組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是負面的，他們同樣清楚表示了自己對學習普通話沒有興趣。但是，第三組學生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是複雜的，這一組學生不能明確或不願意明確表示自己是否願意學好普通話。由於第一題在「想學好」和「不想學好」之間沒有設中間選擇，所以他們在回答第一題時感到有困惑，結果便沒有回答第一題。但是，由於他們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搖擺不定，結果又同時回答了第二題（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和第三題（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因此，有理由認為，對比其他兩組學生，第三組學生對於學習普通話的態度有較多猶豫。

### 希望學好普通話的原因

第二題「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之下有 15 個可能的原因或理由，供回答者選擇（可以選多項）。第一組和第三組學生都回答了第二題，其統計結果見表一。

統計結果中，以 3.55 分為分界，平均值的分值愈低表示接受調查者愈贊同陳述中的意見；相反，平均值分值愈高即說明接受調查者對意見陳述的反對程度愈高。據此，就兩組的總平均值來看，以下三個希望



表一：問題二「我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的統計結果

意見陳述	第一組		第三組		兩組合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a. 普通話很好聽	3.30	1.169	3.75	1.451	3.52	1.322
b. 準備參加會考普通話科目	3.64	1.307	4.12	1.477	3.88	1.402
c. 計劃將來去內地或台灣升學	4.25	1.278	4.46	1.453	4.36	1.359
d. 有助畢業後找工作	2.23	1.021	3.01	1.570	2.59	1.361
e. 中國人應當會說普通話	2.48	1.187	3.11	1.632	2.78	1.443
f. 想認識更多的中國文化	2.79	1.246	3.31	1.599	3.04	1.441
g. 父母要求我學習普通話	3.66	1.322	3.80	1.594	3.73	1.450
h. 學好普通話有助學好中文書面語	2.47	1.125	3.16	1.551	2.80	1.381
i. 想與來香港的內地人溝通	3.00	1.325	3.38	1.653	3.19	1.495
j. 經常回內地旅行或探訪親友	3.75	1.545	3.86	1.520	3.81	1.527
k. 說好普通話會受到更多的尊敬	3.69	1.175	3.97	1.444	3.83	1.308
l. 喜歡唱和聽國語歌曲	3.42	1.391	3.79	1.780	3.60	1.590
m. 想看國語電影和電視節目	3.24	1.211	3.72	1.653	3.47	1.450
n. 會說普通話顯得有文化修養	3.24	1.209	3.78	1.445	3.50	1.346
o. 因為許多同學都在學講普通話	3.66	1.361	3.95	1.486	3.80	1.420

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最爲接受調查的學生所贊同（總平均值在 2.80 或以下）：

- d. 有助畢業後找工作（2.59）
- e. 中國人應當會說普通話（2.78）
- h. 學好普通話有助學好中文書面語（2.80）

若略加分析，我們看到，第一個原因（d「有助畢業後找工作」）是個基於實用的原因或理由。因此，實用是鼓勵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這個原因得到最多認同，反映出 1997 年之後香港社會的實質變化——普通話在香港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各個層面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最受認同的原因（e「中國人應當會說普通話」），乃基於民族和國家的身分認同感。由此反映出，回歸七年來，很多香港學生已經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且認爲普通話是作爲中國人的重要標誌之一。

這與之前有的調查顯示許多香港青年人僅認同自己香港人身分的調查結果有所不同。

第三個最獲贊同的理由（h「學好普通話有助學習中文書面語」），是語言學習層面的原因。這與香港特定的「中文」有關。香港社會有一個不成文的統一認識：「中文」的書面語應當是標準的現代漢語書面語。因此，學校裏教授的「中文」書面語與普通話的口語形式比較接近，與廣州話的口語形式則比較疏遠。所以，很多學生認為，學好普通話對學習中文書面語會有一定幫助。

此外，調查還發現，所有 15 個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第一組學生的平均值全部低於第三組學生。各項分値之差在 0.11 至 0.78 之間。這說明對這 15 個學好普通話的原因，第一組學生的贊同程度普遍高於第三組學生。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如前所述，第一組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有清晰的正面態度，而第三組學生則持有猶豫不決的態度。不過，有趣的是，兩組分値差別最大的三個項目恰恰是前面分析過的三個最受認同的意見陳述。這個結果使我們看到，雖然以上三個理由得到兩組學生共同的認可，但是，相較而言，第三組學生對這三個理由的認可程度大大低於第一組學生，特別是學好普通話「有助畢業後找工作」這個理由，第三組學生的平均值僅為 3.01，遠低於第二組學生的 2.23。這說明第三組學生並不很重視普通話有助找工作這個原因，而第一組學生卻很重視這個原因。這與後面將要分析的第三組學生中有較多的國內新移民，或許不無關係。

從表一中我們進一步發現，在 15 個供選擇的原因或理由當中，最不受認同的是以下三個（平均值在 3.83 或以上）：

- c. 計劃將來去內地或台灣升學（4.36）
- b. 準備參加會考普通話科目（3.88）
- k. 說好普通話會受到更多的尊敬（3.83）

不難看出，接受調查的學生中計劃未來去內地或台灣升學的人數不多，而且他們之中也很少有人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參加會考普通話科考

試。此外，我們也了解到，接受調查的學生一般不認為能說流利的普通話在香港會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外，參考統計結果中的標準差，我們還注意到，對於以上 15 個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或理由，第一組學生不但比第三組學生的平均值低，而且，除了 j 項「經常回內地旅行或探訪親友」之外，其他 14 項第一組的標準差分值也都相對小於第三組的標準差分值。這說明，第一組學生的內部構成可能比較一致，致使學生之間的意見比較接近；而第三組學生的內部構成可能比較複雜，從而使該組學生的意見比較分歧。

回答了第二題的兩組學生總人數為 371 人，佔接受調查學生總人數的 85%。

### 不願意學習普通話的原因

問卷中的第三個問題「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之下，同樣有 15 個供選擇的原因或理由。前文已提到，對普通話持清晰正面態度的學生（即第一組學生）不必回答這個問題。只有對學習普通話明顯持負面態度的第二組 62 位學生，和對學習普通話持猶豫態度的第三組 175 位學生回答了這個問題。即總共有 237 位學生回答了第三個問題（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佔接受調查學生總人數的 55%。有關第三個問題的調查資料統計結果見表二。

先看兩組總的平均值。在不想學習普通話的 15 個供選擇的原因中，以下三個原因最受認同：

- a. 功課太多，沒有時間學習普通話（2.90）
- d. 普通話太難學（2.97）
- k. 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機會太少（3.06）

以上三個阻礙學生學習普通話的原因都與教學方法或教學環境有關。原因 a（「功課太多，沒有時間學習普通話」）說明現時中學生的功課壓力過大，以致於使學生沒有足夠時間學習普通話，從而影響了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要改變現狀，不但有賴各科目教師之間的協調，還需要政府在課程改革層面做適當的調整。

表二：問題三「我不想學好普通話的原因是……」的統計結果

意見陳述	第二組		第三組		兩組合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a. 功課太多，沒有時間學習普通話	2.70	1.583	3.04	1.679	2.90	1.611
b. 老師的普通話太差	3.95	1.372	3.95	1.674	3.93	1.581
c. 已經會說普通話	4.02	1.529	3.75	1.564	3.81	1.542
d. 普通話太難學	2.16	1.440	3.27	1.631	2.97	1.643
e. 普通話太簡單	4.75	1.479	4.01	1.551	4.21	1.533
f. 說普通話會被人看不起	4.16	1.545	4.06	1.527	4.11	1.526
g. 香港人應當說廣州話，不應該說普通話	2.85	1.529	3.45	1.624	3.20	1.569
h. 不想讓人知道我是內地來的新移民	4.55	1.580	3.02	1.487	3.60	1.715
i. 很多說普通話的人教育水平低	3.66	1.782	3.80	1.951	3.71	1.892
j. 說普通話會被認為是內地人	3.30	1.700	3.46	1.739	3.39	1.709
k. 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機會太少	2.70	1.488	3.35	1.987	3.06	1.832
l. 普通話的課沉悶枯燥	2.05	1.315	3.19	1.449	3.21	1.667
m. 學校並不重視普通話科	3.32	1.306	3.48	1.662	3.32	1.496
n. 父母並不要求我學普通話	2.64	1.321	3.46	1.638	3.48	1.704
o. 普通話在香港沒有用	3.25	1.618	4.02	1.811	3.72	1.760

原因 d（「普通話太難學」）一方面反映出某些學生的普通話基礎欠佳，另一方面也向普通話科教師提出了改進教學方法的訴求。比之其他科目，普通話科的學生在學科基礎方面往往參差不齊。例如，同是中一學生，有的可能從小學一年級就已經開始學習普通話，有的則可能進入中學之後才開始學習普通話。還有一定數量的學生可能是內地來港的新移民，普通話基礎比較好。這些具備不同語言背景和學習經歷的學生可能同在一個班級上課。面對這種差異頗大的對象，普通話科教師必須在教學方法上有相應的舉措。例如，由於普通話在香港是作為非母語教學的，所以，普通話科教師應當多汲取第二語言教學的方法和經驗，化難為易，使學生不致望而生畏。

第三個阻礙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最大原因 k（「在香港說普通話的機會太少」），涉及到香港的大語言環境。由於歷史和政治等多種原因，1997 年以前，香港一般市民主要使用廣州話作為日常生活的交流用語，普通話在香港未有廣泛使用。1997 年之後，隨著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進一步加強，這種現象已有所改變。例如，隨著內地遊客的增多，火車、

地鐵及部分公共汽車都增加了普通話報站服務。普通話的電視和電台廣播節目也有所增加。儘管如此，香港畢竟是一個以廣州話為主的社會，學生在課外說普通話機會仍然不多。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應當儘量為學生多創造說普通話的機會，使學生能夠學以致用。例如，有的學校定期使用普通話宣布事項或開展普通話日、普通話週等活動。有的學校還與內地的中學結成姊妹學校，經常進行校際交流等等。這些措施都有助於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消除學生學習普通話的心理障礙。

將第二組和第三組學生相比較，在 15 個不喜歡學習普通話的理由選項中，有 11 個選項，第二組學生所得平均值低於第三組學生。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如前所述，第二組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有清晰的負面態度，而第三組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有猶豫的態度。平均值低表示對不想學習普通話的相關原因的認可程度較高。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 15 個選項中有 4 個選項，第三組學生的平均值反而低於第二組學生，這說明第三組學生對這四個不想學習普通話的原因或理由比第二組學生有更高的認同感。兩組學生在這四個選項中的平均值對比見表三。

表三：第三組平均值低於第二組平均值的四個不想學習普通話的原因

意見陳述	第二組	第三組	兩組之差
c. 已經會說普通話	4.02	3.75	0.27
e. 普通話太簡單	4.75	4.01	0.74
f. 說普通話會被人看不起	4.16	4.06	0.10
h. 不想讓人知道我是內地來的新移民	4.55	3.02	1.53

以上四個選項可以歸納為兩個層面來分析。第一個層面包括前兩個選項（c「已經會說普通話」和 e「普通話太簡單」）。第三組學生在這兩個選項中的平均值得分低於第二組，說明第三組學生中比較多的人已經會說普通話，或者說，第三組學生的普通話水平高於第二組學生。因此，普通話對於第三組學生來說比較容易。

更有意義之處在於第二個層面。這個層面包括後兩個選項（f「說普通話會被人看不起」和 h「不想讓人知道我是內地來的新移民」）。

人們不禁要問：第三組學生在這兩個選項中的平均值低於第二組學生，說明了甚麼？

顯而易見，兩組學生在「f」項中平均值的得分差別，意味著第三組學生比第二組學生更擔心「說普通話會被人看不起」。我們已經知道第三組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比第二組學生為高，但是，他們並不願意說普通話，原因即在於他們擔心會因為說普通話而受到別人歧視。進一步，統計結果還顯示，第三組和第二組學生平均值差異最大的是 h 項——「不想讓人知道我是內地來的新移民」。兩組平均值在這項的差異高達 1.53。這裏透露了一個重要消息：第三組學生中可能有比較多的內地新移民。回頭查看本問卷有關學生背景的第一部分，發現本次調查的學生自報在中國內地出生的有 75 人，而其中有 47 人屬於第三組。即是說，至少 63% 在內地出生的學生，因為擔心別人知道自己的內地移民身分而對學習普通話持有一定的抗拒心理。

## 總結

前文已經提到，這次接受調查的中學生共有 437 人，約佔香港在校中學生總人數的百分之一（根據 2002/03 年香港政府數字）。如果讀者認為可以「一以當百」，承認這次調查的樣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接受調查的香港中學生「母體」，那麼，根據以上的分析，這次調查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 香港回歸中國七年之後，對學習普通話持有明晰正面態度的香港中學生人數不足一半（46%）；對學習普通話持有明確負面態度的中學生約有一成半（14%）；另外約有四成（40%）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有猶豫不定的態度。
2. 三個促使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正面態度的主要原因是：實用的原因（有助畢業後找工作）；民族和政治的原因（中國人應當會說普通話）；語言學習的原因（學好普通話有助學好中文書面語）。

3. 三個阻礙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主要原因是：與課程相關的原因（功課太多，沒有時間學習普通話）；與教學法相關的原因（普通話太難學）；與學習環境相關的原因（香港說普通話的機會太少）。
4. 有超過一半（63%）從內地移民到香港的中學生對學習普通話持有複雜的心態。他們的普通話水平一般高於香港本地出生的學生，而且對普通話也有較多的親切感；但是，他們卻不願意當眾說普通話，對學習普通話亦表現出消極或抗拒態度。這是因為他們擔心說普通話會受到社會歧視，所以不希望別人知道他們從內地來香港的新移民身分。

## 參考文獻

- 張日昇（1987）。〈普通話學習動機與實際使用的調查研究〉。《語文教育學院學報》，第3期，頁35-43。
- 傅健雄（2001）。〈香港準普通話教師的普通話水平與學習動機〉。載何國祥（主編），《語文教育的反思：二零零一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頁413-421）。香港：香港教育學院語文教育中心。
- 傅健雄、何國祥（1995）。〈從社會心理學觀點看香港中文科教師對普通話的態度〉。載謝錫金（主編），《中文教育論文集（第二輯）：九四年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141-155）。香港：香港大學課程學系。
- Eagly, A. H., & Chaiken, S. (1993).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 Fu, G. B. (1975).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chool of Education.
- Fu, G., Pierson, H., Cheung, V., Lee, P. L., & Lee, S. Y. (1985). Linguistic attitude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8, 76-92.
- Garrett, P., Coupland, N., & Williams, A. (2003). *Investigating language attitudes: Social meanings of dialect, ethnicity and performance*.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 Giles, H., & Coupland, N. (1991). Language attitudes: Discursive, contextual and geront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A. G. Reynolds (Ed.), *Bilingu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McGill conference in honor of Wallace E. Lambert* (pp. 21–4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ran, B. J. (1988). A study of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Cantonese speakers' response to English and Cantonese on the telephone.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Special Issue, 58–73.
- Henerson, M. E., Morris, L. L., & Fitz-Gibbon, C. T. (1987). *How to measure attitud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Lai, M. (2002).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first post-colonial generation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Issues in gender, medium of instruction, social class and cultural ident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urham.
- Lin, A., Detaramani, C., Yeung, I., & Wong, E. (1991).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ttainment: A first report on a survey of tertiary studen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 Lyczak, R., Fu, G. S., & Ho, A. (1976). Attitudes of Hong Kong bilinguals toward English and Chinese speake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7(4), 425–438.
- Pennington, M. C., & Yue, F. (1993). *Assessing pre-1997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English,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 Pierson, H. D. (1987). Language attitudes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 review of selected research. In R. Lord & H. N. L. Cheng (Eds.),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p. 51–82).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Pierson, H. D., & Fu, G. S. (1982). Report on the linguistic attitudes project in Hong Kong and its relevance for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1, 289–316.
- Pierson, H. D., Fu, G. S., & Lee, S. Y. (1980).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ttitudes and English attainment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Language Learning*, 30, 289–316.



Zhang, B., & Yang, R. R. (2004). Putonghua education and language policy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In M. Zhou (Ed.),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49* (pp. 143–161).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Linguistic Attitudes Toward the Learning of Putonghua: A Survey Report in Hong Kong**

Bennan ZHANG

### ***Abstract***

*On July 1, 1997, Hong Kong ceased to be a colon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became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has greatly affected many aspects of Hong Kong society, including language education. Putonghua,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P.R.C., has grown to be a powerful and important languag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itting together with English and Cantonese side by side. The principal research question addressed in this study was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learning of Putonghua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is article documents findings obtained in a survey conducted in March 2004 on a random sample of 437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the data showed that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d complicated attitudes toward the learning of Putonghua. In general, only half of the students hel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learning of Putonghua based on more pragmatic and political reasons; and the other half was inclined to hold negative or ambiguous attitudes. In addition, students who were new immigrant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held hesitating or paradoxical attitudes toward the learning of Putonghua, because they were worried about being looked down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if they spoke Putonghua.*